

我是 刘慈欣

I'M
LIU CIXIN

刘慈欣
—著



杜学文 杨占平—主编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I'M LIU CIXIN

我是刘慈欣

刘慈欣—著

杜学文 杨占平—主编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
· 太原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刘慈欣 / 刘慈欣著; 杜学文, 杨占平主编. —
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9.6
ISBN 978-7-5378-5873-1

I. ①我… II. ①刘… ②杜… ③杨… III. ①刘慈欣
—访问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6160号

我是刘慈欣

刘慈欣◎著 杜学文 杨占平◎主编



选题策划

续小强 姜坚

图书监制

麦书房文化

责任编辑

刘文飞

特约编辑

陈克海 李金山

装帧设计

小贾

出版发行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: 030012

电话: 0351-5628696(发行部) 0351-5628688(总编室)

传真: 0351-5628680

网址: <http://www.bywy.com> E-mail: bywycbs@163.com

经销商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数: 170千字

印张: 8.5

版次: 2019年6月第1版

印次: 201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78-5873-1

定价: 49.8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目录

序章	001	和大刘一起吃喝的日子 / 杨遥
	009	大刘小传 / 夏明亮
A 面	026	《流浪地球》：寻找家园之旅
大刘说	029	最糟的宇宙和最好的地球
	036	我眼中的当代中国科幻文学
	040	混沌中的科幻
	046	重建科幻文学的信心
	054	被忘却的佳作
	062	我的科幻之路上的几本书
	066	重返伊甸园
	076	超越自恋
	091	一个和十万个地球
	099	技术奇点二题

B 面	112	我只是一步步实现了少年时代的理想
面对面	124	我没有不请自来的灵感
	166	我面对着多血的史诗和悠远的大火
	172	我把下一部小说全部作废了
	178	科幻不应把科学技术妖魔化
	188	关于科幻的十问十答
结语	203	两百年后的世界

附录	209	我为什么欣赏刘慈欣 / 韩松
	212	大时空中的小人性 / 周云蓬
	214	刘慈欣：不会去火星 / 方澎晨
	226	摸到光年的长度 / 朱柳笛
	236	如果·刘慈欣 / 小姬
	250	刘慈欣作品年表
	262	刘慈欣获奖记录

编后记	264
------------	-----

和大刘一起吃喝的日子

文 / 杨遥

大刘，还是叫慈欣吧。尽管他的万千粉丝喜欢这样亲昵地称呼他，我还是觉得慈欣叫着舒服。自从2009年我们一起成为山西文学学院的第二批签约作家之后，我就一直这样称呼他。

慈欣凭借“三体”系列英文版第一部荣获了第七十三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，这是亚洲首次获得这一世界科幻文学的最高殊荣。据说，这个奖相当于科幻界的诺贝尔奖。本想给慈欣打个电话或者发个短信祝贺一下，可是他获了这个奖像亚洲给世界上空投放了一枚原子弹，亮得让人眼瞎，文坛舵主、政坛显要争着抢着接见他，我想自己还是省点电话费吧。想起去年比现在稍早些，我们还躺在一张床上聊天，觉得他的发展真是不可估量。

第一次见慈欣是在2009年5月的一天，我们俩一起被评为山西文学院第二批签约作家。举行仪式的时候，没有多说话。我们俩性格都比较内敛，而且写文字的人大多比较敏

感、自尊，再说他写科幻文学，我写正统小说，似乎是两个领域的事情。所以，那次见面是淡淡的，他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。要不是后来文学院接着搞了几个活动，大家都忙，可能相忘于江湖了。

2010年中秋节前夕，文学院在原平大营温泉举办笔会，我们俩作为签约作家都去了。每天会下大家闲聊，因为投机，我俩凑到了一起。我们聊各自的苦恼。他单位的领导不支持他写作，他只能偷偷写。我问，这样领导就不知道吗？他回答说，领导的孩子喜欢他的作品，拿上书让他签名，领导哪能不知道？说完，他苦笑了一下。那枚笑容在枯黄的秋天，像随时会凋零。作为有相同处境的人，我非常理解他。我也讲起自己每天埋首在材料堆中，像疲惫的骆驼在沙漠里跋涉，面前除了黄沙还是黄沙。说上半天这些烦心的事情，我们便会幻想明天的美好。

慈欣虽然工作、生活在娘子关的大山沟里，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他获过科幻界的多届银河奖，被出版商组织着去世界上许多地方开过笔会。但他不装清高，不故弄玄虚把自己搞得像神龛上的偶像，总是有啥说啥，给人感觉很真诚。他讲述在日本、俄罗斯等地遇到的形形色色的“艳遇”，让我们这些男同胞有些嫉妒。我们觉得眼前这个总是穿着一件浅色夹克、头发不长不短地贴着头皮的眼镜男神秘了起来，真像个科幻作家。

当时，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向他索要书，他说回去后给我们寄。会议结束不久，我就收到了他快递来的书，一本《球状闪电》，一本中短篇集子，上面都签着他的名字。我打开

他的书，一读就陷了进去。

在那个凄凉的秋天，我读着他的书，在天气渐渐凉下去的日子里，竟感觉到满世界的金黄。我读完之后，感觉都喜欢，尤其是《带上她的眼睛》《流浪地球》《全频段阻塞干扰》《乡村教师》和《球状闪电》，觉得他这些小说不光是科幻小说，文学性也极强。意犹未尽，我把《球状闪电》又读了一遍，然后推荐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慈欣这次获奖后，关于他的采访报道铺天盖地，我看到他在一篇采访中谈到以前自己没有时间写作，所以一部小说要构思好长时间，深有同感。但慈欣在那种环境下，竟写出了一部又一部长篇，包括震惊世界的《三体》。

很快，我和慈欣又见面了。那是2010年圣诞节前，文学院组织我们去广西和越南采风。12月，北方已经万木萧瑟，寒风逼人，南方却郁郁葱葱，如沐春风。我们在阳朔看完《印象刘三姐》，去逛阳朔西街的酒吧一条街。那是我第一次到南方，见到什么都很新奇。夜晚的西街很热闹，街上到处都是人，很多是老外。各种各样的酒吧里飘出醉人或劲爆的音乐，让我们这些待在大山沟小山沟里的山西人很惊讶。我们不敢进去，害怕消费太高，便一个一个逛那些通宵的卖工艺品的商店，慈欣耐心地陪着我们。把所有商店逛完之后，已经快午夜一点。慈欣提议喝酒，他请客。此后，他多次邀请大家喝酒，足见他是一个很慷慨的人。那天，我们选了一家酒吧附近的户外排档。外面下着细雨，真是牛毛那么细的雨，我们坐在遮阳伞下面，喝着啤酒，听着酒吧里飘出来的音乐，北方的寒冷、朔风似乎遥远得不存在了，一下子感觉

到生活真美好。

到了越南河内，一进酒店，慈欣便用英语和服务生打招呼，这让我大吃一惊。我说，你会英语啊？他说，能简单交流几句。住下来之后，才知道他在翻译英语科幻小说。

那天晚上，吃完饭，我们想去街上转转。一起去的，除了慈欣和我，还有来兵、凤喜。我们住的酒店有些偏，离市区比较远。出了酒店，倒是有路标，但都是越南文或法文，我们成了文盲。不知谁的主意，咱们朝着有灯的方向走。我忽然拾到一百美元，高兴极了，说请大家把这钱一起花完。过来一辆出租车，比画着让他拉我们走。进了市区的超市，大家看着商标，傻子一样。幸亏遇到一个在河内打工的广西女孩，给我们介绍了半天。结账的时候，不知道多少钱，便拿出早兑换好的越南盾让收银员自己拿。收银员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，大家却开心极了，大概是因为放下了在老家的负担。出了超市，我们往回走，我买了四个玉米，花了两万盾，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吃过的最贵的玉米，其实就是几块钱。路过一家卖米粉的，慈欣说要请大家吃夜宵，感觉时间晚了，待在外面不太安全，便买了些东西带回去。回了酒店，我拿出那一百美元让吧台的服务生看，居然是假的。越南怎么会有假美元？在北京、上海也不容易拾到。没办法请客了。

在酒店喝酒时，大家又聊起自己的工作，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头上套着一个枷锁。我们问慈欣，为什么不辞职，专门去写作。慈欣说，科幻小说不好把握，谁也不知道自己的书到底能不能畅销。读者喜欢你的这本，会不会喜欢你的下一

本。那时，他的《三体》第三部《死神永生》刚出来，大概卖了二十多万册。他讲起在书商组织的活动上，见到的韩寒、郭敬明、南派三叔、当年明月这些畅销书作家，当年明月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已经卖了一千多万册，但他也没有辞职，还是有个工作有保障。

那次，是和慈欣在一起待得最长的一段日子，十天左右，我们没完没了地聊天，越来越熟。

2011年初，我去鲁院学习。一次在出租车上，有位朋友说起喜欢慈欣的小说，我当场拿起电话，拨通慈欣，让他们讲了几句，就因为我觉得我们熟。年底，我们这批签约作家签约期满了，评选优秀签约作家。文学院的老师和签约作家一起投票，评选两个。那几年，我创作比较勤奋，成绩也可以，有幸评上了。还评上了另外一位朋友。慈欣没有评上，大家不意外，他也不失落。我们觉得科幻和纯文学还是两个圈子。

那次慈欣告诉我，有人让他报茅盾文学奖，他没有报，他觉得自己评不上，而且报名一下要三十本书，花不少钱呢！他的话实在得可爱。我想起上一年慈欣给我寄书。他粉丝那么多，向他索要书的人一定不少，领导、老师、出版商、评论家、朋友、同学……以后绝对不能再向他要书了，想读自己去买。

那次见面很匆忙，急急忙忙投完票，吃了一顿饭，便又上了各自的战车。那时，我已经调进了省作协，但还是写材料。作协也想把慈欣调回来，但听说因为他的身份是企业编制，不能往文学院这样的事业单位调。

忙。大家都忙！

2012年，省作协在阳泉给慈欣和小岸开作品研讨会。这时慈欣的“三体”三部曲已经开始燎原，许多人托参会的朋友让他签名。吃饭时，他坐在我旁边，还是穿着那件浅色的夹克，头发不长不短贴在头皮上，说话慢条斯理，让喝酒就喝酒，也端起杯子来敬大家酒，还是哥们儿的样子。那次参会的人无论作家，还是评论家，没有一个研究科幻小说，我不知道大家的评论慈欣满意不满意。那时，人们热衷于引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《新发现》主编严锋对他高度评价的语言：“我毫不怀疑，这个人单枪匹马，把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。”

此后，慈欣的好消息不断传来，相继获了《当代》长篇小说年度奖、首届柔石小说奖短篇小说金奖、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各种奖项，《人民文学》给他发了小辑，美国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发出了《乌托邦，恶托邦，异托邦——从鲁迅到刘慈欣》的评述文章，慈欣开始成为响当当的人物，从科幻界跨到了文学界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。2013年山西省作协换届时，他被选为主席团委员。

到了省作协工作，逐渐深入文坛这个圈子，我看到专业搞创作的和退休的老作家一部部往出拿作品，进一步感觉到有自由创作时间的宝贵，就会不时想起远在娘子关的慈欣。他在业余时间默默地写，默默地写，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多高、多重要，那些别人渴求的东西一样一样主动跑过来，多么不容易啊！

转眼到了2014年，距离他要获星云奖的日子还有一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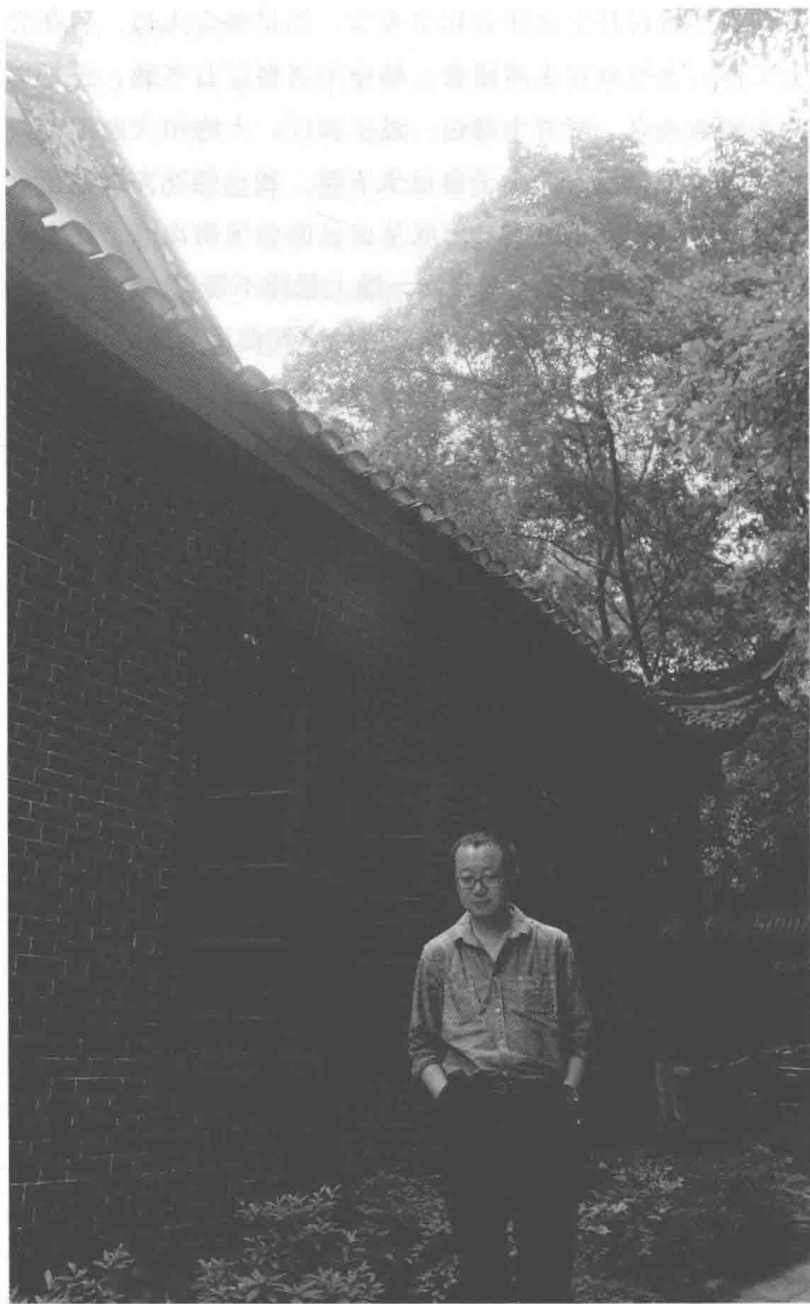
多，省作协召开主席团会和全委会。他是参会人员，我在会上工作。上午开完主席团会，他中午进餐厅有些晚，还是那件浅颜色夹克，背着个背包，进了餐厅，大约和大家都不太熟，便找了个无人的桌子自己坐下吃。我已经吃完饭，正准备走，看见他来又过去。慈欣从自己的包里掏出酒，他似乎总带着酒，他说自己不喝点酒，晚上就睡不着觉。

下午会上忙完，晚饭后我去找他。在他房间里聊了半天，时间不早了，怕打搅他，我要告辞。慈欣说，别回了，挤一起聊聊吧。那是一间大床房，看见能睡下我们两个大男人，我也想多向他请教请教，便没有回。

奇怪的是，那天晚上聊的什么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只记得我困了，便先睡了。慈欣不知道在电脑上还忙活着什么。我一晚上睡得非常踏实，大概是累了，也大概是感觉和他在一起非常踏实。第二天要上班，我起得比较早，慈欣还在睡着。我问他昨晚几点睡的？他说，你的呼噜真响！

我打呼噜了？我怎么忘记自己睡觉打呼噜了？！

转眼间，秋风凉，又是一年过去了。慈欣获了星云奖，我没有去祝贺他，却想起和他在一起吃喝、在他房间打呼噜的日子。也算一种别样的怀念吧！



大刘小传

文 / 夏明亮

刘慈欣创下了连续八年斩获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“银河奖”的纪录，被誉为“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”；他在不惑之年创作的“三体”系列，被评论界一致认为是“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”；有评论称，“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的科幻小说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”。

一位铁杆科幻迷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刘慈欣的膜拜。他说，“三体”系列问世之后，世界上的人将分为三种：没看过《三体》的，看过《三体》《三体Ⅱ·黑暗森林》而没看过《三体Ⅲ·死神永生》的，看过《三体Ⅲ·死神永生》的。

刘慈欣用科幻作品迷倒了无数人，使沉寂了数十年的中国科幻文学再次吸引了大众的目光，人们说，当代中国科幻已进入“刘慈欣时代”或“三体纪元时代”。

寂寞生长的科幻种子

与一般人印象中知名作家大都生活在大都市不同，刘慈欣一直工作在群山环抱中的山西省娘子关发电厂，他的职业身份是计算机工程师。

与他的作品展现的奇特丰富的想象力不同，他的人生经历可谓平淡无奇，没有什么大起大落，或者明显的沟沟坎坎。

刘慈欣原籍河南省罗山县，1963年6月出生于北京，他父亲当时是北京煤炭设计院的干部，母亲是一名复员军人。“文革”爆发后，由于受叔父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“历史问题”牵连，全家被下放到山西阳泉一家煤矿，父亲做矿工，母亲当小学教师。从此，刘慈欣一家就成了地道的山西人。刘慈欣在一所矿山学校上小学、初中，“文革”结束后考入山西省重点中学阳泉一中。在中学时代，刘慈欣的文理科成绩都属于中上水平，并不是明显拔尖的学生，也没有受到过老师和同学过多的关注。高中毕业后，他考入华北水利水电学院，读的是水电工程专业。

追溯刘慈欣爱上科幻文学的源头，当是那本父亲从北京带来的凡尔纳的《地心游记》。读到这本书，刘慈欣说自己“一下子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，就像是寻找了好久，终于找到了，感觉这本书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……感觉就好像在一个黑屋子里，被一下子打开了窗户”。在父亲床下的一个小木箱里，他还看到了卡赞采夫的《太空神曲》、叶弗列莫

夫的《仙女座星云》。那时还处于“文革”期间，他还是一名小学生，父亲怕他看这些“封资修”的东西会惹出事来，几次警告他不要看。但入了迷的刘慈欣已放不下，他躲过父亲，把这些书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一些外国的科幻作品在国内解禁，他又读到凡尔纳的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《海底两万里》《神秘岛》《环游月球》及一些苏联的科幻文学作品。后来，无论是在紧张的高考备战前夕，还是在青春烂漫的大学校园里，刘慈欣都会想方设法读遍当时出版的科幻作品。“不是我读书多牛，那时候科幻方面的书比较匮乏，一年就出那么几本。”他后来说。

英国科幻作家亚瑟·克拉克的作品，更使刘慈欣领略到科幻的震撼和巨大魅力。克拉克是20世纪全球最著名的三大科幻小说家之一，其作品多以科学为依据，小说里的许多预测与后来的现实惊人一致。刘慈欣说自己从克拉克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宇宙的广袤和神奇，看到了科幻“像造物主般”创造出一个个“真实到精致可触摸的想象世界”。

数十年后，他依然清晰地记得，1981年那个冬夜，阅读克拉克的《2001：太空漫游》和《与拉玛相会》时，他深深地沉湎于那种宏大叙事的唯美和跨越数万光年的想象空间。看完之后，他走出家门，一抬头望见深邃无垠的星空，“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，脚下的大地变成了无限伸延的雪白光滑的纯几何平面，在这无限广阔的二维平面上，壮丽的星空下，只有我一个人站着，孤独地面对这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的神秘”。